



诗苑

## 蹲下身来

□冉仲景

### 早晨

你们好  
小鸟、露滴、花朵、地平线  
——大地的小学生们

你们好  
林间的烟霭、井畔的水桶、河湾的菜篮  
——我的无缘无故的忧伤

### 父子

亲爱的儿子  
我无力为你购买汽车和道路  
只好蹲下身来  
把你松开的鞋带  
系紧

### 乡村遗嘱

孩子,你得  
准备一副钢牙  
日子好硬

### 作业

孩子埋着头,专注于纸上的字  
写了又擦,擦了又写  
他是一个有橡皮擦的人  
我得离纸张远一点,离错误再远一点

### 草原女人

白昼被一匹白马  
嚼得,嚼得  
驮走  
剩下的一切  
全归你

### 婚誓还是遗言

不做悍匪已久。  
我决定干完这一票，  
洗手。

### 证得

我停留在鞋里，  
而非路上。  
正如他们：  
执着于一句经文，  
却渐渐远离信仰。

### 骰子

最后一掷了。  
最后，一掷，了。  
算你狠。  
狠得过我吗？  
下注吧：一生不够，  
再来一生。

### 协同

你的美，  
不开连锁店。  
你的梦，谁也无法加盟。  
惟亚龙湾海滩的贝壳和浪花，  
适于合伙经营。



一鸣求友 王慧 摄

## 老李头的花生油

□ 陆肖鸣

七月,大暑前,老李头把地里的花生全收了。花生大丰收,老李头高兴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,他想,到时候用花生榨油,儿子秋天结婚请客时的花生油一定是香喷喷的。

老李头的儿子小李是镇上卫生院的医生,医科大学毕业回到镇卫生院工作已经三年了,谈的女朋友也是本院医生,婚期就定在秋天。

老李头的花生晒满了村委会的篮球场。路过的人都称赞老李头的花生像他一样大个,老李头黝黑的脸笑嘻嘻地,热情地招呼大家吃花生,眼角的褶子像菊花般绽放了一次又一次。

七月天是孩儿脸,前一会儿还阳光灿烂,转眼间就大雨滂沱。老李头从地里赶到球场,花生已经被大雨淋得透透的了。翻着湿漉漉的花生,老李头心疼得眉头皱成一团。

第二天一早,老李头把花生搬到有铁棚的篮球场,路过的人纷纷说:“太阳晒不到,花生要好久才能干哟!”老李头“嘿嘿”笑着,不理睬这些声音,把花生铺满了篮球场。

太阳下山了,老李头从家里抬来一块八十厘米宽的木板,两条高约十厘米的木板凳,在大伙莫名的眼光里,晚上居然垫着矮矮的木板凳,守在他的花生旁安然地睡起觉来。

大伙儿都笑话老李头对他的花生就像对待坐月子的老婆,够上心!他也不争辩,白天到地里干农活,晚上拉出他的“木床”“木枕”,躺在他的花生旁,抽着烟,盘算着晒干后花生的斤两。他仿佛看到榨出来的花生油金黄透亮,摆满了自家西边的房间,浓郁的香味飘满小院。想着儿子酒席上的乡里乡亲吃饭时的开心,他美滋滋地进入了梦乡。

转眼,老李头在球场陪了花生十多天,拿到手里的花生越来越轻。一想到几天后晒干晒透的花生就要被收回家,老李头心里就像喝了山泉水般舒适。

一天,老李头在隔壁村的老同学家喝了点小酒,哼着小曲来到村委会,篮球场上满地的花生一颗都没有了,这满地的花生被谁收走了?老李头晕得直晃头,以为是自己喝酒头晕乎了,绕着篮球场走了三圈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,迎面遇上收工回来的几个村民也说没有看见异常。

老李头不记得自己在村里逛了多少

圈,就是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,逢人便问,但大家也不知所以然。一天下午出工回家,他的院子里竟然整齐地摆着满地的花生油,用统一的瓶子装着,神气地闪着晶莹的金色。儿子正忙着从他的小车里往外搬花生油。

“我思量花生怎么长腿跑了?原来是你小子干的!”老李头看着满头大汗的小李,哭笑不得。

“天天守着花生睡觉,你身上被蚊子叮得满身都是包了吧?”小李居然调侃起老李头来。

“你咋知道的?我乐意!”老李头顶嘴道。

“村里去卫生院的人个个都笑你守着花生当媳妇呢。”儿子搬完花生油,拍拍手上的尘土,一本正经地说:“爸,我跟您老商量件事呗。”

“有啥话直说,别装着那么严肃正经的样儿。”看见小李的表情,老李头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“秋天的婚礼我和蓝妮不打算大办了。”小李说。

“不行!”老李头斩钉截铁地说:“好不容易供你读书、盼你工作,如今总算结婚了,得给我的脸上贴一回金,不能不办!”

“爸,我知道这些年你一个人拉扯我不容易,我也想热热闹闹办场婚礼,但是疫情反反复复的,我和同事也经常加班加点,大家都忙得很。”小李耐心地和老李头解释。

“儿子悄无声息就结婚了,我过不了心坎。”老李头瓮声瓮气地说道。

“爸,我都想好了,到结婚那天,我和蓝妮准备好喜糖喜饼,还把咱家今年榨好的花生油,一户户送到家,既避免大家聚集,又让大家知道您儿子大婚了,行不?”

“这倒是个好办法,原来你小子把花生油分装这么多瓶子,早就预谋好了。”老李头知道儿子这样做,是为了全村人的平安考虑,自己没有不支持的道理。“好吧,那老爸选个好日子!”

“爸,没想到你这么开明。”儿子舒坦地笑了。

“蓝妮都不嫌弃,爸有什么好反对的,当然举双手赞成你们的计划啦!”老李头心里豁然了。

这时,小李的手机响了,是蓝妮。小李说了几句,把手机递给老李头,老李头听到儿媳的声音,脸上笑容灿烂,不住点着头,脸上的笑痕越来越深、越来越浓。

闲话

## 早起看人间

□ 安羽

爱上晨练后,我每天早晨五点半到六点便起床,简单洗一把脸,然后出门,在小城随机选一条线路,慢跑、快走,或慢慢悠悠看看小城里的人世间。

每天早晨都会遇到的,是小区里一位年近八十的奶奶。我出门时,她已经踏着清幽的灯光归来,身后的小轮车,载着满满一车塑料瓶、废纸板等。她走得慢慢悠悠。小轮车“吱嘎吱嘎”响,像是上了年纪的喘息。想到有朋友夸我起得早,再看看身边颤巍巍走过的“满载而归”的老人,我的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有段时间,甚至还看到奶奶吊着一只受伤的手,仍然每天在小城里的各处垃圾箱之间游走。

据说奶奶已经退休20多年,领着一份微薄的退休工资。老伴早年就去世了。一个独子偏不争气,离婚后,常常连自己用的钱都赚不到。孙子已经上大学了,奶奶就靠着捡垃圾,大添小补,供孙子上学。有一次,我路过小区门口的垃圾箱,听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对奶奶说:“大妈,您都这么大年纪了,垃圾就不要捡了吧!”奶奶神态淡然、语气平和地说:“能怎么办?总得要过日子啊。”

有一个早晨,我会到城北去,那里有一个劳动力市场。冬天的时候,早上五六点钟,那里还是一片漆黑。但每一次路过劳动力市场,那里已经是熙熙攘攘,热闹非凡。来请工的车一停,不管是面包车还是小轿车,即刻就有几十人蜂拥而上将车围住,争抢着要谋到一天的工作。我穿过人群,看到众人哈出的白气,将路灯的灯光也熏得朦朦胧胧。有时,上午十点,我去买菜再路过那里,看到有些人还是没有找到事做,他们还在等待。运气好一点的话,或许还能找到半天的活路。吃的、用的都要钱,家中,或许还有年迈的老人、求学的孩子,正在翘首以盼。

周一到周五,我一般会到离家较近的公园晨练,因为晨练回来,还要送两个娃上学。春夏时节的早晨,公园里的鸟鸣很热闹很欢快,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到了早起的虫子。比我更早的,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,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正在字正腔圆地播报着国际或国内大事,他们或慢走,或伸手弯腰,或蹬踢拍打,气定神闲。亭子里,偶尔会看到睡得正香甜的流浪汉,裹一张汗腻腻的被子,那姿势,睡总统套房的人看了都会羡慕。最不能忍受的,是偶尔出现的摔碎的啤酒瓶,甚至是呕吐物。有的人在昨夜变回了野蛮的兽类。但是,不管公园在昨夜遭受了怎样的不堪,天亮之前,穿着黄马褂的大叔大婶,都将其默默清扫干净,还给这个城市一份体面和矜持。

要是沿着城郊的一条公路晨跑,不管去得多早,总能遇到各种车辆开着或明或暗的车灯,急匆匆地,来去如风。有时,注意看一下,那些车里,有上百万的小轿车,也有非常破旧的面包车,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:早,赶路。至于他们要做的事,不一而足,千差万别。

盛夏的一个清晨,我跑步到城郊的一条河边,远远便听见蛙声如潮。我蹲在河边,在渐渐隐退的星空下,痴痴地听了好久。这时才想起,我已经好久没有放声唱歌了。